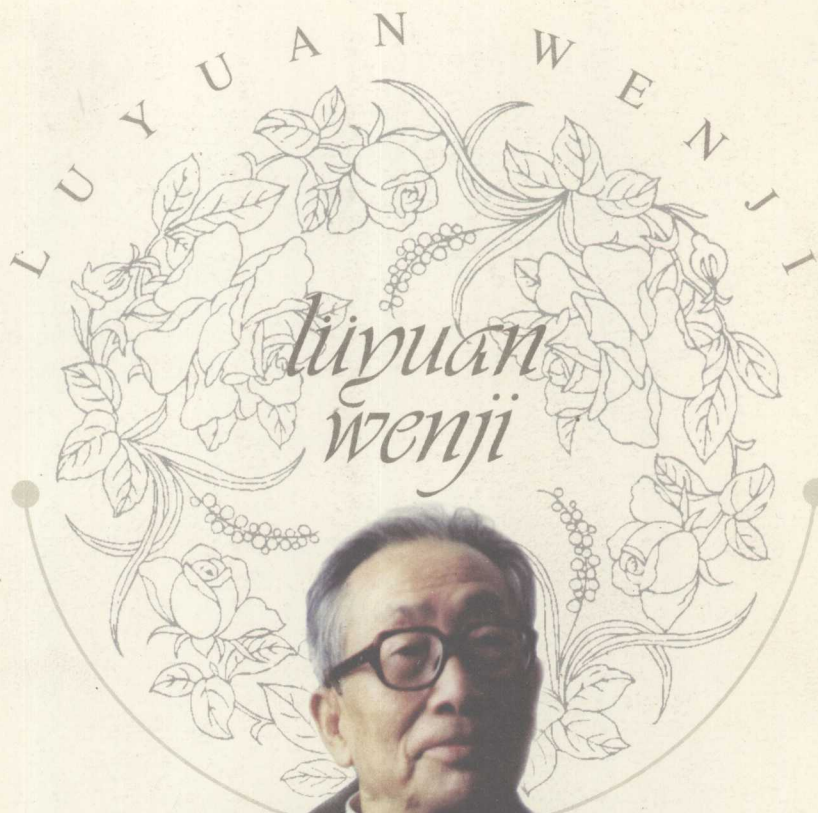




绿原文集

第三卷

怀人·自述



武汉出版社



绿原文集

第三卷 怀人·自述

武汉出版社



绿原文集

第一卷 诗甲编

第二卷 诗乙编

第三卷 怀人·自述

第四卷 怀人(续)·序跋·诗文论

第五卷 外国文学评论及其他

第六卷 译著·书简·年表



1985年邹荻帆、黄裳、端木蕻良、绿原、荒芜在武汉黄鹤楼（左起）



1982年在联邦德国科隆大教堂



1985年与诗评家王伟明摄于香港

目 录

爱就是痛苦.....	(1)
我们的金婚纪念	(13)
附录:那一缕难得的阳光(罗惠)	(64)
悲痛和惋惜	(69)
伴灵絮语	(73)
怀念邹荻帆	(78)
“最幸福的人”	(85)
没有被打垮的曾卓	(92)
一片无字的贝叶	(95)
蒋纯祖底胜利	(98)
路翎走了.....	(103)
《路翎》序.....	(105)
《路翎文集》序.....	(115)
我记得的路翎.....	(120)
初记阿垅.....	(141)
阿垅遗著《南京血祭》序.....	(148)
《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读后	(153)
附录: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阿垅)	(159)

怀念芦甸.....	(163)
悼念为艺术真理而献身的胡风同志.....	(167)
追忆梅志先生.....	(171)
雨过天青云破处.....	(174)
读《胡风遗稿》(代序).....	(179)
推荐《胡风全集》.....	(186)
胡风和我.....	(188)
试叩命运之门.....	(272)
《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	(302)
关于胡风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	(321)
温故而知新.....	(330)
《爱与执著》序.....	(340)
关于善与恶的市井之见.....	(345)
不吐不快的话.....	(349)
“勤奋”说.....	(353)
我还年轻.....	(355)
我的这个名字.....	(362)
署名雷同问题之我见.....	(375)
书累记.....	(379)
籍贯、乡音和外地的湖北人.....	(390)
我为什么写作.....	(398)
文章要改.....	(401)
我怎么学的德语.....	(409)
为“我的书斋”答《开卷》.....	(429)
磨杵琐忆.....	(433)
答王伟明问.....	(459)

答《诗刊》问.....	(483)
在斯特鲁加诗歌节“金环奖”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489)
答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问.....	(492)
附录:听说我得了金环奖	(499)
答《新马其顿报》记者问.....	(501)
金环奖授奖答谢词.....	(507)
附录一:诗的智慧凯旋(巴斯卡·吉列夫斯基)	(516)
附录二:蹲过监狱的中国诗人认为荣誉是友谊的象征	
(新华社 1998 年 9 月 12 日英语特电稿)	(523)
第二届“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获奖词.....	(526)

爱就是痛苦

小时候上作文课，常会碰到“自述”之类的题目，每次写起来，总少不了文绉绉来一句：“予年十三，慈母见背。”翻译成白话，便想起朱自清先生的名文，不妨大而化之地套用一下：我十三岁的时候，就看见妈妈的背影走了，向天国或别的什么地方淡化了……真像煞有介事。然而，除了那个不吉利的十三，这句话并不是真实的。

妈妈死在缺医少药的乡间，当时我在武汉上学，并不在她的身边。等我闻耗赶回去，只见她已躺在棺材里，并给盖上了棺盖，根本无从让我看见她的背影。一进大门，我就呼天抢地起来，硬要上前掀开棺盖来看，看看妈妈最后留给我的愁容。大人们一把捉住了我的双手，同时顺势把棺盖给钉死了，我只能在棺材外面嚎啕着。可怜三姐直挺挺地晕倒在纸灰堆旁，四姐则像泪人儿似的抽抽搭搭地嚷道：“让我，让我跟妈一起去吧！”废园里那株枯树上一只恶老鸱这时仿佛应和着：“去吧！去吧！”

犹太人有句谚语：“上帝不能无所不在，才为人类创造了妈妈。”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这句谚语，但我却已经认为，对于两个没有出嫁的姐姐和一个弱小的我，妈妈正是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时候的上帝，上帝是不会死的，也死不得的，而我们的

上帝竟然死了，真不知今后该怎么活下去。没有了妈妈，人间哪里还有甜蜜、芳香、美丽和温柔，即使还有一点，又有什么意思呢？特别是在两个姐姐撕肝裂肺的号哭之中，我的恐怖胜于悲哀，似乎充满了存在主义式的预感，世界从此对我怕是一个无底的黑洞了……然而，妈妈的死对我说来，不过是人生长途的第一道坎坷，前面一切还像雾一样模糊，眼下由悲怆氛围所烘托的某些预感也并不是真实的——

妈妈死了不到半年，两个没有出嫁的姐姐由大人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了。——我两次提到“大人”这个词儿，这里应当补充一下，其中包括了我的一个哥哥和另外两个姐姐。他们都结了婚，出了嫁，很早离开了我的妈妈，因此跟三姐、四姐不一样，他们没有和我共享过那段牧歌式的童年。妈妈死的那一年，他们一齐回过一次老屋，当然是为了共同办理妈妈的丧事。从我当时幼稚的眼光看去，他们（包括我的嫂子和姐夫）虽然也在棺材旁边哭过几回，却一点也不像两个小姐姐和我那样悲痛，有时甚至还凑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免令我诧异不止。大概因为他们是大人吧，大人是不在乎有没有妈妈的。等把妈妈埋葬了，三个大人开始讨论如何安置我们三个小的：四姐的终身交给大姐负责，三姐交给二姐，我则跟着哥哥继续“读书”去。

可怜三姐当了童养媳，受不了虐待，几年后吞下一盒黄磷火柴，结束了她的年轻而刚烈的生命。四姐所受的封建压迫要小一些，她本人的闯劲也大一些，虽然一生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到晚年好歹还落得儿孙满堂。至于我，妈妈去世，两个姐姐走了之后，我也并没有坠进无底的黑洞，而是在日本人打来的第二年，离开了哥哥的家，像一块敏感的石子，滚进

了广大而冷漠的人间。从此，被人踢来踢去，开始恐慌而紧张地生活着，当然常常也该怪我在路边不小心，咯了别人的脚的缘故。由于不务正业，当起诗人来了。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纪念我的妈妈，大意是：“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有一天，这世界太平了，人会飞，小麦从雪地里长出来，钱都没有用，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钞票用来糊纸鹞，银币用来飘水纹……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旅行童话，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最后一句则是：“但是，妈妈说，现在你必须工作。”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穷疯了的小伙子才写得出来的诗，当然也是不真实的——

妈妈生前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篇。我所依附的世界从来没有太平过，不是你打他，就是他打你，我则总是同时被打的。钱一直很有用，可我当时连一个多的铜板也没有。做梦也只想多吃到一块甜米粑粑，从没见过诗中所编造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我一直生活在唯一属于我的简朴的母爱里，妈妈从没叫我去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让我去读书，要我把书“读出来”才去工作。我辜负了她的愿望，并没有把书“读出来”，而是还没有成年，就开始打工混饭吃，这时妈妈已经死了四年，我在淡淡的哀愁中写出了上面说的那首诗。后来，我结了婚，我的妻子也并不是“糖果城的公主”，倒跟我母亲一样，算是以人生的苦汁孕育爱的珍珠的贝类型的妇女典型之一。说来可叹，出现在我的生活周围的中国妇女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苦命的，只是我的妻子遭受劫难，要比我的妈妈、姐姐们富于现代的色彩，这里且不去说它。

随着岁月的推移，妈妈的影像通过我的大脑皮层越来越

淡，连在梦中见她一面也很希罕了。可能是我忙于应付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温习妈妈的慈颜的缘故。即使搜索狼藉不堪的记忆，我也记不起她对我笑的模样，原来她生前平日哭的时候实在太多。加之她一哭，我一定也跟着哭，所以我更只记得哭着的妈妈，同时也害怕记起哭着的妈妈。到晚年，深为妻子对儿女的母爱所感动，由此发现了一些人生的轮回现象，于是又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并又写了一首诗纪念她老人家。这一首不及少年时写的那一首富于想象，但却似乎比它深沉一些，里面有这样一句：“是她第一次教我懂得爱，懂得爱就是痛苦。”是的，我的母爱是痛苦的，它饱含着人生的苦汁。……我还记得起来，就在爸爸死了几年之后，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吃斋了：先是吃花斋（每逢一、五日素食一天），后来进而吃起长斋来（天天素食）。不过，她只是自己一个人吃，对于小儿细女却照样设法让他们吃点小荤。她的当时不为我所理解的这种苦行主义，我想不能简单称之为“愚昧”，它来自一个对于现世痛苦无可奈何的农村妇女必然会有的一种宗教感情：她多么有理由希望找到一个天国或来世啊；然而，从她的修行手段的进一步深化（从花斋转到长斋）来看，她又是多么绝望于今生今世。这一切辛酸的现实，惭愧我是妈妈死了很久以后才逐渐认识的；但正是认识了一点点，我反而害怕回忆和妈妈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那是一个长满了荆棘的乐园。《随笔》的主编几次督促我写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我久久动不了笔，正因为我一回到那个乐园似的童年，就得忍着丛丛荆棘的刺痛，去找寻埋在血痕和泪痕下面的一点点天真的快乐，那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动起笔来，且用“爱就是痛苦”来做题目，惟愿在它

的提醒下，可能写得更贴切一些。

我在真正意识到母爱以前，曾经有过三次死亡的经验。那些经验与其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不如说是妈妈的痛苦，因为当时我和妈妈几乎在肉体上都没有分开。我没有出世，就有了四个姐姐。生了这么多女孩，妈妈是羞愧的，自然也是痛苦的，虽然她同样十分钟爱她的每一个女儿。但是，到我快出世，她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下了一个可怕的决心。那一天，就是后来被称作我的生日的那一天，她不通知任何人，单把尚未成年的大姐留在身边，让她把门闩上，并打一盆水端到床边来，然后自己咬着牙，悄悄地把生下来了——她喘息着，看也不看，就把她断定又是女性的那个血泡提了起来，扔进了床边的水盆里……这时，我的伯母仿佛是由上帝派来的，她把闩着的房门拍得山响，大姐不得不把门打开；她冲了进来，从水盆里把那个血泡一把捞了起来，朝屁股猛地拍了几下，随着“哇”的一声，她这才大声嚷道：“造孽！造孽！是个儿呢！”而我妈妈已经昏厥在床上……后来，妈妈常常给我讲到这段故事，讲完总要补上一句：“要不是天老爷厌弃你，怎么会让你活得到今天？”说着，她脸上荡漾起一层笑意。这是第一次。

我妈妈四十岁生我，没有乳汁给我吃，便为我请来了一位奶妈。是邻村的一位少妇，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刚养第一胎就给丢了，乳汁还没有转去，便被妈妈请来喂养我。据姐姐们说，我的奶妈的乳房特别大，仿佛有半个足球那么大，够我受用的，但同时也对我构成了一种威胁。有一天，她坐在天井里一面喂我，一面同人说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吮吸。这时我妈走了过来，并非有所觉察地问道：“孩子怎么没有响

动？”她的心大概时刻都在我的身上转悠。走近一看，她才忽然大叫起来：“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孩子没气了！”原来，那只大乳房整个地堵住了我的鼻孔和嘴巴，我的脸已经给憋得发紫了。我的妈妈从她怀里把我抢了过来，又拍又摇又哭又叫，幸亏上帝的“厌弃”，总算让我“哇”的一声又回到了人间。从此我断乳了，开始学着喝米汤过日子……后来，妈妈也常常给我讲到这段故事，讲完少不了又补上一句：“你的命也真贱，死两次都没死成！”说着，她脸上又荡漾起一层笑意。这是第二次。

以上两次经验，不是妈妈给我讲，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要说爱，是妈妈的爱；要说痛苦，也应当是妈妈的痛苦。但是，第三次以及此后多少次，我却自己能够记忆，而且也始终没有忘却。大约从五岁左右起，我得了一个怪病：往往玩得好好的，忽然一下子昏倒在地，大约一两分钟，等血流回了脑部，人才慢慢醒转过来。隐约记得第一次，是一个夏夜，妈妈和我洗完澡，正坐在场院里乘凉，讲着什么故事……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转过来，只听见人声鼎沸，睁开眼一看，一大屋子人围着我的妈妈，她正坐在堂屋的油灯下面，抱着我痛哭，白壁上晃动着一一些巨大的可怖的阴影。我莫名其妙，忙叫了一声“妈！”众人便嚷了起来：“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此后，这个怪病一直在我身上生了根，几乎每隔四五年要犯一次，每次都是经过一阵不可名状的预感，便突然丧失意识，倒在当时所在的任何地方，或者操场上，或者厕所里，或者马路边，或者书店门口，或者办公桌旁，或者单身囚室，或者牛棚的劳动场所……说来也奇怪，竟没有一次犯病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因此，不言而喻，除了第一次，

每当我灵魂出窍，不但再没有妈妈在我耳旁的召唤，连妻儿的惊呼也从没有听到过，往往是自己慢悠悠地醒转过来，不动声色地站直身子，继续向前走去。这个怪病一直缠绵到“四人帮”倒台以后，到八十年代基本上没再犯了，是不是跟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也不知道，这当然都是后话。

据说任何一件爱物，假设它的价值是 x ，一旦丧失了，在失主的懊丧心理上，这个 x 便变成了 $10x$ ；再一旦失而复得，懊丧由侥幸所替换， $10x$ 又会变成 $20x$ ——经过三次死亡经验终于没有死成，我正是妈妈的这样一个爱物。她越是爱我，越不能容忍别人对我的侮辱和欺凌。这里也有一件难忘的例子，快六岁了，我在乡下已经能够到处游荡着，淘气得有点讨人嫌。一天，妈妈把我打扮得整整齐齐，送我到本村一位老学究（是我的叔伯辈）家里，说是“上私塾去”，妈妈一面告诫我不可贪玩，要好好读书，一面拜托老师费心管教我，只请不要太严了，因为“他还小”；回头还叮嘱我放了学，一定笔直回家去。我在这里发蒙读《三字经》，里面有两句是“北元魏，分东西”，每个学生读到这里，都得从家里带点什么好“东西”“分”给老师吃，这是我上学以前就有了的不成文法——我读到这里，给老师送过什么没有，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天，出了一点什么纰漏，反正不是我逃学或者背不出书来引起的——从小受妈妈的影响，我一向把功课或工作当作对老师或上司欠下的债务，妈妈从不拖欠到期应还的债，我也从不拖欠自己应做的功课或工作——那么，是为了什么呢，说不定正是束脩出了问题，老师忽然变了脸。他找茬儿拿起他的一柄粗大的折扇，用扇骨带坠儿的尾部朝我的脑袋猛敲了几下。妈妈给我梳得笔挺的小辫子给打歪了，发

青的头皮出现了酒杯大小的一个紫色的血泡。我大哭起来，书包也不要，一溜烟逃回了家。妈妈正坐在纺车旁，见我这个模样，忙停手问是怎么回事，也顾不得纺轮倒转了好几圈。从我的结结巴巴的哭诉中了解了一个大概，她便像一匹发怒的狮子似的跳了起来，把我拖着向我刚离开的私塾奔去。当时的细节也记不清了，但一直记得妈妈的这几句话：“你还算人吗！忍心打这样小的孩子？你就这样欺侮孤儿寡母？……”想不到恶狠狠的老师被妈妈骂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我从肉体的痛楚中反倒感觉着一丝快意。门外的阳光好亮好亮，山坡上石榴花好红好红，我连跑带颠，跟着妈妈回家了，再也不去上那个鸟私塾！……妈妈死后多少年，我仍然不断受到各种恶人的欺凌和损害，可再也没有一匹发怒的狮子来保护我了。好在妈妈当年的英勇行为教给了我一句格言：“善不一定有善报，但恶肯定有恶报！”使得我敢于打落牙齿和血吞，随时准备熬它一个山穷水尽！

写到这里，我一句也没有提到我的父亲。只因我两岁多，他就死了，对他没有一点印象。但他留给我们一大堆用竹篁精雕细刻的对联、条幅，和许多块对着光照得见各种红脸人像的黑色玻璃（摄影胶卷的前身）。由此我们知道，父亲是一个以艺术谋生的人，做过刻竹篁的工艺师和中国早一代的照相师，可惜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张像，我始终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我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却得自妈妈为他口头创作的韵体传记中。南方妇女都有一种歌哭的才能，那就是一面哭泣着，一面用唱歌的声音诉说自己悲惨的命运，歌词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称得上一种灰色人生的咏叹调。其实，这种才能在北方妇女身上也是常见的，看来它是中国妇女控

诉人世不平的共同手段，否则无声将比有声更其悲惨。父亲死后，妈妈每逢他的忌日，总要在他的灵位面前备一点酒菜，烧一堆纸钱，然后坐在旁边慢条斯理地歌哭起来；当然，如果受到忍无可忍的委屈，即使忌日还不到，她也会坐在灵位下面歌哭一番。她的歌哭实在富于魅力，简真像流感一样，一会儿就戏剧化地把那种特有的悲怆气氛弥漫开来，让我不能不跟着她一起嚎哭，当然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歌词来帮腔。时间长了，妈妈的歌词我们听熟了，甚至背得出来，这时在我听来，最异样的是妈妈对我爸爸的称呼：跟一般的用法完全不同，不是什么老式的“我的天！”更不是新式的“我的他！”而是近乎匪夷所思的——“我的姊妹吔！”——“我的姊妹吔！你丢下小儿细女，叫我靠何人嘞！”这一句可以说是她的一生辛酸的一次凝华，比我后来听到过的各种新诗朗诵远远更其动人心魄。然而，我当时除了感性的反应，一点也不懂得它的意义，反而常常背着妈妈，和两个小姐姐一起，模仿她的腔调，开起玩笑来——瞧我多浑！倒是从妈妈的抑扬顿挫的独白中，开始比较具体地知道，爸爸非常爱我，常常把我驮在背上，教我认读他刻在竹篁对联上面的字句，还常常买一种叫“云片糕”的点心给我吃……可是不几年他就吐血死了。曾经仿佛有过一种可怕的说法：是我出世的八字不好，把他克死了。妈妈当然不肯相信，她把爸爸对我的爱接了过去，加进了她本来已经很沉重的母爱里。可想而知，她的日子是很艰难的。她的艰难日子大约又过了十年之久——

就在她要死的那一年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到了爸爸的忌日，妈妈居然破例不哭了，而是十分平淡地对我和姐姐们说，“你们到爸爸坟上叩个头，就回来吃饭吧。我在家做